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目

奏之一

奏論都城火災乞脩省以消變異

起定四年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為致治

之本

奏以趙刺事例并諸司問遺例冊錢代納

江東一路折帛事

端平元年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
九事

卷之二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
恤人戶事 端平二年

奏乞廢隆慶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
酒稅害民之擾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
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闕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再論計畝納錢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襄宜急救條不可闕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

端平三年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

嘉熙元年

奏論制國之事不惧則輕徒惧則沮

奏論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

之土地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奏乞選兵救合肥 嘉熙二年

奏論江防五利

奏乞重濠梁招信戍守

奏已差軍勦遂隄賊

奏論議真存亡關係江西面

奏論本所團到流民丁壯攻劫隄寨屢捷

置制司忌嫉興謗等事

奏乞賞功以興起人心

奏乞令東閩兼領總司以足

卷之五

卷之三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州平江諸處防拓

內外嘉熙三年

奏條畫上源守備數事

奏論平江可以為臨幸之備

內引第一劄奏論艱屯塞困之時非反身

脩德則無以求亨通之理嘉熙四年

內引第二劄奏乞遺選近族以係屬人心

而俟太子之生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

私之雜

奏論國朝戾于辛丑氣數人事

奏乞遵舊法拔士于監漕試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奏乞守本官致仕 淳祐元年

奏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 淳祐六年

奏論君子小人進退

內引第一劄論今日處時之難治功不可
以易視及論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淳祐
九年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畧與晉同西北之夷
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秋七月因皇于進封忠王遵故事具奏錄

進舊來所得聖語乞付史館寶祐三年

奏行周燮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

乞補本人文潯寶祐四年以任責

奏曉諭海寇復爲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奏禁私置團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

卷之四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費周密

宣統四年

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

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奏創養濟院以存眷鯨寒孤獨之民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奏乞休致及蠲放官賦攤錢見在錢未增

積之數

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房錢

寶祐六年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糶以繼軍食之闕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

開慶元年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祠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祠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冬十月一日內引奏劄論夷狄恃力中國
恃禮四事

冬十一月日以鞬冠深入具奏乞今在朝
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春三月一日奏論鞬賊深入乞充前日之

悔悟以祈天永命消弭狄難事

聖定元年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

界限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同日具奏四事

上謝恩表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一

喬孫斗祥男開榘同輯

奏論都城火災乞脩省以消變異

紹定四年

臣一介疎賤假守嘉興蒙恩召置郎省於故事
當對方齊心服形思所以告陛下者延九月丙
戌之夜携做挺災自宗廟百司以至萬姓之廬
舍自典章文物以至公私之貨財等羅煨燼落
為瓦礫行人迷往來之路飛鳥無棲宿之林死

者焦灼生者暴露臣不勝悲傷痛悼竊以為當
言之事孰大於此故陳愚慮仰清淵聰臣聞天
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異之至斷不虛生且陛下
自甲申履位越一歲而山陽之變作又一歲而
盱眙之變作又一歲而蘇秀震凌之變作變又一
歲而江西福建之寇與台城飄洩之變作又一
歲而穆棣之警與逆全之變作又一歲而西蜀
之兵三衛之寇與今日回祿之變作愈變愈異
日迫日危故太室燬則幾於無宗祧矣都省燬

則幾於無政事矣御史臺燬則幾於無紀綱矣
祕書省燬則幾於無文章矣庫務燬則幾於無
積貯矣聚廩燬則幾於無人民矣此浸微浸削
之兆而非適值偶逢之故也臣嘗謂水火盜賊
干戈之厄容或可以數言若乃否而不傾屯而
不喪有變故而無亂亡則全在於以德勝惟我
寧考在位三十年固嘗有火災矣未聞燔宗廟
朝廷也嘗有水災矣未聞冒城郭并邑也嘗有
盜賊之患矣未聞紛擾近輔也嘗有夷狄之虞

矣未聞陷夫連城也嘗有姦人窺伺矣未聞一夫竊發於宮掖也嘗有歸陞反側矣未聞叛臣飲馬於江潁也蓋先帝以節儉仁慈嚴恭寅畏格於天而天矜之則天不怒恭於人而人亮之則人不怨是以有災而旋弭有變而自消有艱屯而不至於危亂今日之事大非先帝時比矣淮困於兵蜀困於兵江西福建困於兵嚴衢之閒又垂困於兵凡大農少府之儲無不盡困於兵江浙湖湘京漢頻困於水而京城之內又大

困於火軍國空虛州縣罄竭加以貪官污吏虎噬狼吞苞苴者二三席捲者八九耕夫無一勺之食織婦無一縷之絲生民焚熬海內汹汹天下之勢譬如以瀉膠腐紙粘綴破壞之器而置之北案稍觸之則應手墮地而碎耳以前日晝夜之火察輦轂軍民之情議論無端證狀甚異萬一不幸有甚於火者臣未知所以爲陛下計也及今改圖尚可挽回儻仍掩護將安所終臣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惡衣食必使國

人信之母徒曰減膳而已踈擯聲色必使天下
學之母徒曰撤樂而已闈宦之竊弄威福者勿
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
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常舞酣歌爲亂亡之宅
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心
使三軍萬姓知陛下有憂之心然後明詔二
三大臣相與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昭示意向以
孔明之公道平政理以楊綰之清德勵風俗收
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邪者斥懷姦黨

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爲
包荒毋兼宥邪說正論以爲皇極自京師以達
四方凡監司師守之爲公論指目者次第嚴道
以培國家一線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
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凡衰微敗壞之證可以徐
徐經理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
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
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遺告出矣怪異見
矣目前之事亦沒沒於傷敗矣弭災爲祥易亂

爲治轉危極而爲安存是在陛下與二三大臣
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惓惓惟陛下
裁幸取進止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臣聞說命曰有備無患中庸曰事豫則立有國
有家者格天大訓也頃者逆全包藏袖心窺伺
東甸廟筭沈深人莫測識儲制臣於秣稜而窺
爲江海之防置虎臣於江口滁陽而陰爲犄角
之備一旦有警亟合江淮之間故其得以撫舊
規叶新畫亟頒帥憲之節故其得以朝聞命夕
會兵布置轉移神機迅速連并謀同志臂指順隨
而逆全固已膽落矣迄翦凶殘肅清淮潁原其

機括實在於斯此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明驗也至若閩江三衛赤子弄兵關外四州裔夷侵軼計其收放之遲速每恨儲才之有無招捕更使則閩寇定節閩易人則賴寇定起家食之彥固足以紓蜀道之難也然失之遲則搶攘而未定起草屯之臣固足以慰衛人之心也然隣於窘則撫納而僅定此可以驗無備則患生不預則事廢者厥今內寇粗消而鴻鴈未集岳牧之臣若之何而弗遑也淮服粗平而杖杜勤歸捍

樂之臣若之何而反闕也臣竊以約踈矣臣願
陛下察天下之勢猶人之居室不可有一隙漏
察天下之人才猶造室而擇卜不可以一旦求
如京師如吳越如江淮如湘廣如京蜀凡重地
要區與二三大臣是究是圖必惟其人且蓄之
貳庶幾臨事無倉卒乏才之嘆亦無緩慢不及
事之憂取進止貼黃臣聞之道路殘金遣使
欲以淮陰盱眙兩城求成於我使其果出於誠
繼好息兵豈非目前幸事但臣私憂過計竊以

本朝文金之初正以幽燕故地彼以和悞我我
以和自悞非一日矣今其衰微喪敗之餘決無
葉時氣執然蜂蠆有毒困獸猶鬪積其累年紀
幣之怨寧無求快於我之心萬一姑以和款我
閒費我目力消沮我士心寬弛我備禦而彼得
以從容暇豫醞釀姦謀乘間窺伺噬臍何及又
况逆全黨類尚存餘息豈容以不可必之和議
而廢吾所當嚴之實備乎臣愚欲望聖斷戒諭
邊臣精選間諜察其情偽修飭守備防其衝突

和之與否，亟求定論。毋爲遷延，兩可以誤大計。此亦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誼也。並乞留神省察。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

臣聞天下有大順貫通於天人而綱維於君臣上下自昔帝王或肇造區宇或削平禍亂或垂世立統或繼志述事大抵順之則興逆之則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成逆之則敗斷斷乎不可易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易曰豫順以動順以動豫故天地如之禮曰明於順則能守危傳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皆是物也此者^比叛

賊獷猖疆場紛擾賊江窺海間見驚疑王怒奮
張廟筭堅決更葺內地之牧守責任邊方之間
帥矢之天而天默契贊之人而人允協遂殲元
惡旋復堅城順之為效捷於影響以此一事而
推之於萬事無往而非順則無往而非吉厥今
外虞粗弭人情頗舒近輔小豈殺直漸滅此故
冬邊遠之日與今夏遠降之時頗寬厥憂寧不
可賀然警告於天則星文錯異百川漲騰變見
於人則江淮民流畿甸寇作東楚雖歸而兩城

猶未下筮達雖退而西陸猶未安忠智懷疑而
不肯赴國家之急恤士向聞而及欲幸朝廷之
蓄察證觀形尋源遡本無乃設施布置猶有未
順於天者乎猶有未順於人者乎猶有悖理而
傷道干和而召盜者乎蓋人主端拱於宮闕必
孝於親必誠於身必力戒耽樂必喜聞忠直必
念閭閻之疾苦必知稼穡之艱難必踈便僻側
媚必近正士端人而後謂之順二三執政弼諧
於廊廟必開誠心必布公道必與天下均其好

惡必與百姓同其視聽必進循良忠實之士必
斥險詖暴刻之徒必崇氣節必尚廉隅而後謂
之順內而羣有司百執事必以公滅私必以理
制欲必務節儉必戒奔競必勤勞振職必塞謬
盡言必懲吏強官弱之風必革棄法用例之習
而後謂之順外而監司郡守必拳拳奉國必孜
孜愛民必視公事如家事必惜官物如已物必
絕橐案必止苞苴必抑豪奪而矜鰥寡必先教
化而後刑罰而後謂之順夫自天子而達之內

外小大之臣皆周旋於大順之中，恊氣薰蒸，至
於磅礴，其應於天則為景星，為甘露，為大祲，為
屢豐，其應於人則為孝弟為忠義，為尊君為親
上，亦曰順而已矣。一或反此，以吾之不順格彼
之不順，託目前之隱憂，顯患長，此將安終？窮臣
願陛下念祖宗之洪基，大業積累，孔艱，察今日
之天意，人心維持，匪易恐懼，修有身以順率之
二三大臣而下咸以順輔之，謂不基平治，致中
興延洪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信也。惟陛下裁
幸

奏以趙刺事例并諸司間遺例冊錢代納
江東一路折帛事端平元年

照對臣一介踈晚起自書生本不閑錢穀之事
誤蒙選擇俾司餉寄深惟臣于之誼不當以劇
易爲避就黽勉祇後亦既逾年雖曰以賦爲職
然未嘗不爲根本之慮粵自交印即將諸州軍
見欠綱米一十七萬有奇錢一十八萬有奇并
見行監繫押綱官吏船戶與未被攤人戶不下
數十百人並行蠲除釋放其諸州軍合起綱解

錢物仍與立爲中制不敢律以祖額竭盡破疾爲
除應辦過一年零四箇月經常調度及昨來達
寇殘金沒尖淮西邊面非乏支遣外有所交頭
錢米棧管見存不曾侵動但臣恪守先訓內則
潔已外則戢吏偶有趨利到錢七十八萬貫文
又自到任以來應干事例并諸司問去遺例冊
棧到錢七萬貫文兩項通計八十五萬貫文臣
既不敢以事苞苴囊橐又不欲以羨餘上污朝
廷竊見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頻年水旱加

以官吏刻剥民不聊生田里細民尤爲憔悴臣
嘗取到各州縣第四第五等下戶每年所納夏
稅折帛之數計該八十四萬八百三十貫九百
五十四文臣欲將上項錢代納端平元年兩等
人戶夏稅折帛錢一次庶幾問閭賦之民稍
甦目睫或可以上稱明時培植根本愛養元元
之意其於本所當年分合入錢數即無移易虧
欠須至奏聞者 貼黃臣區區所陳如蒙聖慈
俯垂開納欲望睿旨降付三省速賜施行緣州

縣間夏稅多於二三月間使行催理故得百姓
及早通知臣又恐州縣仍襲舊態黃放白催欲
乞睿斷專委提舉司覺察庶得實惠及民不至
文具并乞睿照 貼黃 臣頃俗殺史官伏讀官
史竊見淳熙十六年有旨截留四川提刑司合
解湖廣總領所經總制錢對減四川監課重額
時大府少卿楊輔總領四川財賦委官考覈實
各減放錢九十萬貫除截留經總制錢六十萬
貫外總所申奏乞行批減三十萬共揆九十萬

貫以甦蜀民至今歲爲定例臣雖驚下不敢企
望前條然幸遇聖主當陽有光淳熙之治是用
援引期少布宣上澤所有江東一路九州四十
三縣第三第四等合納折帛錢細數恐勤睿覽
不敢縷陳已開具備申尚書省并乞睿照 貼
黃臣再照得前政總領商碩在任兩年零四箇
月嘗趨刺到錢五十萬貫文申獻朝廷撥付本
所支遣區區之愚竊以爲朝廷正不計此瑣瑣
故不若散之百姓爲朝廷少培根本之爲美兼

臣到任之初已嘗將朝廷未科還米十六萬石
申獻朝廷不願科降又將前政總領楊紹雲牒
到交割錢內三百六十餘萬貫撥還朝廷案名
不敢拮占體國愛民之誼而不敢不勉并乞睿

照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臣以報發御有軍馬文字爲職唯是平日小小強場之故不足以仰塵聖聽至於事關國論呼吸安危者萬一遑聞之吏緩於上聞利害非輕所有光州申到本州幹當使臣劉興等四月初五日申時供申體探事宜六件須至奏聞者云云臣所據光州探報條錄在前伏乞睿覽昨日進奏院報京湖制司甲日今鞋人已去河南境內即無一人一騎今來光州報鞋人諸項頭司

各選諸州分屯養種事勢巨測竊聞議者謂艱
人已歸中原空虛闕亡必克既克之後晝河爲
守此雖未得近報以前所見然今日進取實有
甚難者三出師守城必先有糧陸運則人負七
斗歲百萬石當用幾夫又有沿沁塗衛送之兵水
運則汴渠廢已百年沂沭淺澁人有沁岸抄襲
之患一難也自潼關至清河三千餘里須用十
五萬兵又須百戰如金人乃可持久歲月
今南兵及忠義等人決不皆二難也兩淮自

平李全之後京襄自攻蔡州之後不可再擾民
必為盜三難也以此三難就使鞞兵盡去猶不
可為况乍去後來有自占為巢穴之計乎雖云
淮西招到陳穎毫三州彼受錢物而去鞞兵至
城下我不能救則又從鞞可知自淮以北無非
敵境我師進退不能萬一驚潰人墮隆興符離
覆轍狼狽退守無糧無兵未取淮北之土疆已
失淮南之守備雖悔何及薰聞湖北沅州羣蠻
大亂江西建昌殘寇愈張內地外地若皆齟動

朝廷時食帑藏虛殫陛下更始求治本欲嘉靖
我邦以及閒暇明其政刑今逸吏乃一切不恤
自爲紛紛以激自前之變此臣所爲憂懼而流
涕也國家永樂之後神宗皇帝臨朝宣諭有無
一人能爲朕言之之歎臣世受國恩有君如此
其忍仰負是以冒死言之惟陛下深思宗社大
計幸甚干冒宸嚴臣不勝愛君憂國戰栗屏營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指揮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

九事

貼黃奏爲臣應詔上封事言朝政得夫中外利
病奏聞事伏候勅旨中貼黃臣所陳九事喻一
萬言繁蕪唐突蓋以情發於中理散於事必使
盡而後止臣聞孝宗皇帝之時羣臣封事有可
行者率以片紙節錄出示三省間有御劄宣諭
乃是翦下白劄條于粘于宸翰之前如臣今所
陳可采乞依故事降出取旨施行臣伏親正

月一日御劄令內外大小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須至奏陳者臣恭惟皇帝陛下親政以來訓吏如師愛民如子薄海內外咸仰至恩而臣屬將指攝事職在奉承德意志慮不度絲薄蠲租免筭一再奏聞然此特使事所及爾若乃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心竊計之而不得言口能言之而不得達忽奉明詔大開不諱百辟庶士悉使盡言是人有所欲而天從之于有所懷而父母啟之也有君如此感

激流涕謹條爲九事以備采擇 一曰顧天命
以新立國之意昔我藝祖皇帝躬擐甲冑討平
潛僞以造區夏而不私其子上帝鑒之迨丁未
而孝宗誕於秀踰三紀而爲乾道迨甲子而陞
下誕於越垂三絕而爲端乎此豈偶然也哉臣
請得而極言之今日有可畏之機三又有可喜
之機一天難堪命靡常自堯舜氏以訖五季上
下三千餘年惟三代漢唐號爲長久而周室獨
得八百餘年然自宣王中興之後旋以不振竟

擁虛器而至于赧大率歷代中葉以後如人中
年滌衛有限少失調攝疾病便生前代東南運
曆正統不出百年其間偏霸又所不論蓋土薄
水淺氣脉易耗用之不已勢固難支自古南北
立國雖曰殊方而天地之氣本相通元無間
斷故北方有危亡則南方亦鮮克安枕 貼黃
臣謹按孫氏肇開江左至於宋齊梁陳南唐皆
以偏霸自立或五六十或三四十唯琅邪王以
晉正統百有餘年元明之後無再興者陳留李

而孫皓降符堅滅而桓玄起姚泓死而劉裕興
拓跋分而侯景來守文廢而叔寶入我國家受
命垂三百年六飛渡江又踰百載今乃適當金
甌鞞強中原鼎沸封豕長蛇近在疆場臣所謂
可畏之機有三者此也柄臣淪亡權歸上聖以
四十年祿去公室而一旦威福惟辟以萬機庶
務墜底膠轕之極而一旦伸縮進退惟吾所欲
以薄海內外鬱抑憤懣之久而一旦軒豁舒快
如覩青天臣所謂可喜之機有一者此也可畏

者方亟而可喜者忽新豈非天祐我宋將使陛下以藝祖之神孫紹復藝祖之大業窮而變變而通通而至於無窮不息哉臣願陛下上稽天命內立聖心常自憂勤力爲恭儉必如堯舜成湯文王之用心不自滿假惡旨好善慄慄危懼不遜不殖不盤於遊不遑暇食精誠上通而天鑒之實行下字而人信之然後輒然以藝祖撥亂爲法運其神武深其謀謨惜其時日務其功實期於再造乾坤重立人極非但隨宜補綴因

隙扶持展轉多謀不出舊轍而已庶幾延洪景
命扶植丕基已壞者可全將仆者可消欲去者
可挽此則立國之意惟陛下留神焉 二曰植
國本以廣傳嗣之慶木無根則不著蕃水無源則
不遠帝王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然必有以
爲之根源使人心繫於下而天休應於上國朝
故事甲觀未期則遊養近族前星已叶則歸奉
宗藩蓋導迎景既填墜群疑事體得宜慮慮及
遠此實累聖已行之成憲非若漢唐叔末諱諱

牽制之爲也陛下光臨大寶十年於茲聖德日
新簡在上帝詵詵振振當自今始臣深願留聖
慮時采舊章博立小宗必有歧疑少淺綠車之
出以候朱却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
此 貼黃 臣謹按真宗皇帝即位六年適有周
王之戚即取宗室子養于宮中及仁宗皇帝能
就外傳則宗室子亦歸邸矣濮安懿王是也明
道元年章獻太后猶未撤簾仁宗皇帝聖壽甫
二十二而安懿生子又數年乃養于宮中故其

宗以嘉祐末入為皇子年二十餘當其未為皇
子之時實宣仁坊宅蓋必其後後宮多就館
者而王子乃還濮即用前例也紹興五年高宗
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來有子且謂
國朝自有仁宗故事蓋謂有養于宮中之事非
遽指末年事也於是上在位且十年矣 三曰
薦人倫以為三綱五常之宗主堯舜之道光於
萬世其要匪他孝弟而已三綱五常繫於人主
之一身孝弟積而三綱五常立三綱五常立而

天下定矣陛下事先后以孝待諸父昆弟以友
悌三年之喪必哀哀必敬群臣庶民莫不感動而
親政未幾近屬之疏恩王即之紹爵尤於親睦
之義疊疊焉然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
所為而已以陛下躬行孝弟不得其如宋王成
器者而終始之亦既遭人倫之變矣願其行不
至如淮南厲王之甚不幸註誤於倉猝之間其
可終負尺布斗粟之譏乎伏惟聖人惻怛遠體
風昔鶴原相與之至心及此親政之始比死者

一洗之復爵賜謚畧如秦邸故事以扶人倫以
建皇極宗社幸甚 貼黃 臣謹按宋文帝以徐
羨之傅亮等擅誅廬陵王義真首正其罪非忘
功也蓋爲此事關萬世議論爾陛下高明之學
過於元嘉遠甚伏惟少留聖心早賜處分 貼
黃 臣竊惟陛下以藝祖之神孫享藝祖之天下
而又天縱之聖格於上下天日之表冠於群倫
薄海內外傾心畏愛本無異詞巴陵之陷於註
誤惟當掩匿覆護以全陛下之至仁而一時姦

邪之臣如盛章王暨之在給舍李知孝莫澤梁
成夫之在臺諫創爲危言以恐動陛下必欲明
正典刑顯加罪罰謂是非不足以壓天下之心
安陛下之位蓋小人志在官職惟知藉此邀功
以固寵祿而不知陷陛下於日月之蝕爲臣不
忠其罪莫大數年以來火盜並興水旱交作夷
狄內訌未必上帝之意祖宗之靈不以此介介
也方故相當國時天下固以此事望陛下而知
陛下之志未能以直遂故不敢有尤陛下之心

今陛下親政四閱月矣國家之務大畧具舉而獨此一事未見施行臣恐天下將以前弊之所以尤故相者而尤陛下則陛下何以諉其責乎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臣以爲慰天人之心延國家之祚消夷狄盜賊諸變其機端在於此惟陛下曲留聖心宗社幸甚 四曰正學術以還累朝斯文之氣脉成周以禮樂治天下而禮樂出於王道王道壞則禮樂亡國朝以文章治天下而文章出於學術學術壞則文章息故小人欲

竊大權必忌善類欲空善類必惡文章欲滅文章必反學術斯壞矣自蔡京以弟卞力攻元祐爲邪說而崇寧之黨成其效至於神州爲百餘年腥羶之區韓侂胄以高文虎力排程氏爲僞學而慶元之焰成其效至於長淮爲四十年兵盜之窟寧考更化妝拾儒學之士柴中行楊方先臣柔勝廖德明黃翰參錯怙權陰防正士借其似是而非可得而制者尊禮而表異之以此欺世而儉薄之徒口傳家剽因以謀利而干時

由是雖名曰崇尚學術而學術實壞反不若京
下侂胄之世尚有此一種善類伏於人間傳其
徒而不變也是以三十年間朝廷之上表章儒
先易名錄後光寵倍於前世而人心無所感動
名教無所扶持則以本無學術故也陛下心造
聖度既知信受朱熹之學當推其學出於程頤
而順之風旨言論唯易春秋傳焉或書願成做陸
贄奏議司馬光通鑑例取此二書列于讀講使
伏羲文王孔子開物成務撥亂反正之道得以

少裨經綸天下之大經而上之所好下必有甚
然後庠序之士真知此學一反之正不出於彼
之所以爲欺者學術既歸于一則文章必趨於
古而中朝之人物可繼別聖之治化可興矣此
實新政要務非老生常談也 貼黃臣謹按程
頤之學自南渡後門弟子之僅存者三人其一
侯師聖師聖傳之胡安國父子安國之子宏傳
之張拭此湖湘一支也其一尹彥明彥明傳之
初寬寬之後無傳焉其一楊時時傳之羅仲素

仲素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熹此閩中一支也
其後至於孝宗朝呂祖謙乃得陸九淵於省試
九淵既仕自名其學抗衡朱熹號為象山傳之
楊簡號為慈湖而行其學於四明矣臣雖晚出
幼聞先臣之訓言不敢妄伏乞睿照 貼黃臣
復有憑管祖宗開設學校所用教官多鄉黨經
行之士不拘資格孫復胡瑗徐積是也近世教
官爲差遣凡以上舍及前名或試中在選者猶
有就爲其習時文耳若久爲俗吏乃以規求爲

刻冒授此闕而吏部以其資歷亦例與之其人
早去文墨且但爲身事計既無以作成士類及
壞學校招詞訢甚者爲姦利欲望聖慈持下吏
部除合得教官差遣人外其餘並須試中不得
汎濫注授其每歲試教官却與優數取放庶幾
庠序得人師道可立 五曰廣蓄人才以待之
絕積才如積穀陳未盡而納其新種才如種木
木未萎而培其葉三十年間朽臣嫉惡善類遇
有善苗即加鋤治是以風俗陵夷氣節不立人

才大壞每有緩急傍徨四顧莫適器仗此既往
之咎不可追之悔矣故我接日廣者善為圃耕
販交致者善為生新故兼收遠邇畢取者善為
國此一說也又有一說我接必有候耕販必有
方新故遠邇必有唱賢人君子唱之所在人以
為方時以為候者也陛下躬攬權綱收召人物
意向所之誰敢不應然而遲而未至至而未言
者有矣其故何哉聞一賢而寘之福蜀一賢而
寘之廬潤一賢而寘之家食三賢善人之唱而

孤外濶遠如此則其方猶不達其候且不應矣夫孰能信之惟陛下深思獨斷無失人望幸甚

貼黃臣謹按祖宗朝常先用以言去國之人風示天下章獻上傳仁宗擢范仲淹為臺諫蔡確罷政宣仁用司馬光為宰相是也况真德秀魏了翁皆以言事及送胡夢昱與洪咨夔皆去陛下既召咨夔為察官而二人乃真遠方是使人猶得以前憾議聖德也胡夢昱之節宜有贈典併乞施行古者立賢無方諸葛亮出京襄周

瑜出於淮西張九齡出於曲江姜國輔出於日
南國朝以文取士雖東南爲盛而呂夷簡韓琦
劉摯馮京諸臣往往河北荆襄及淮人也陛下
網羅英雋一時文章議論忠亮鯁直之士亦既
並集于朝矣區區之愚更願至公四達搜取實
才才之所在不拘荆淮湖廣不止閩浙江左拔
十得五拔五得二必有傑然而出堪荷委寄其
未仕者尤當推本此意凡以二廣荆襄兩淮進
士省試當如祖宗分路法使一方各有所推之

士每舉在選就令注授隣近初官既使咸慕文
儒之風亦可漸革攝官之弊惟陛下亟圖之

貼黃臣謹按英宗朝知封州柳材奏乞南省將
攷校諸道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下兩制詳
定而司馬光奏言比較兩項每舉多少得失之
數顯然不同蓋以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
者道德器識其次明察惠和其次方畧果敢小
者刑獄錢穀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
濟萬事遠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

所長者益于公家爲多乞依柳材所請將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號逐號之中隨其短長十人取一不滿十人六人以上亦取一人又孝宗朝廣西率臣張拭援引此說欲將二廣到省士人立號考校登科人未改秩以前只注本路闕俟數年後盡罷攝官以其員歸部之說後施于陝西五路拭之奏以他路士人不到而止臣謂二廣之士今多能文而荆淮承平百年士風不減內地二臣之議施于今日尤爲允愜伏覲御

劉取會解額欲望併以臣此請下禮部詳酌施

行自來年始遠方幸甚貼黃臣又聞四蜀省

類每舉率留二名以待關外之士此孝宗皇帝

所以惠遠方也關外四州耳况兩淮荆襄數千

里自古人物美俊林所合參酌前議施行臣又

竊觀御劄特許文武朝臣各薦監司守令將帥

一二人薰收並蓄之意大如天地公如四時顧

竊有愚管馬夫舉仕路而遺里居采縉紳而失

巖穴其于明揚之道尚狹蓋三十年來員多嗣

少且非炙手不可仕故其再心退處不從調不
求辟者多在田里之間若夫未仕之人抱其古
學躓于時文與漁蕪伍終身不遇者又非一士
謂空特降睿旨詳令所在州軍從公采訪士着
官士三兩人並須本人文行術業委係彰聞及
所著書有補世教不得汎濫將尋常寄居官員
場屋舉人容私應選守二結罪保明中奏以待
審察旌擢施行 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東
南自偏霸割據賦歛無藝祖宗隨空罷減田里

少蘊自蔡京取發運之財求醜綠花石之奉南
方監司率用豺虎重以陳亨伯翁彥國乃于民
窮盜起之後更為刮毛刺骨之策紹興講和兵
事少解又以秦檜粉飾太平費等宣靖無由蠲
減開禧嘉定相繼用兵州郡所蓄掃地殆盡柄
臣喜用才吏白撰取盈于是率以劫盜之威熾行
一切之政奪民之食剝民之衣少應公家多備
苞苴蕪充私索又三紀于此矣蓋東南民力幾
三百年腹削日深生息無幾直至近歲殫窮見

底可為痛哭幸于天啓聖明黜遠貪殘謹節賦
歛詔旨每下民欣然若更生然而治病不對證
則久莫能痊去草不除根則後將復熾今內地
之民窮於秋苗之倍取邊方之民窮於和糶之
多收此而不救墻壁有文雖勤無補臣聞五代
亂世苗米每石額外多取三斗史猶譏之今自
江以南二浙江東西湖南福建諸郡一石之苗
有量至二石五六者有至二石三四者少亦不
下二石一二折納之價有一石至二十千者是

曾五代不若也。臣請各路專委清正監司一員親歷諸郡面與守二計算一年苗米若干上供若干官吏兵支請若干與之斟酌去處量出為入立定中制特從朝廷重新給降文思斗斛仍令百姓自行槩量不許顆粒過取如此則納官之外稍有贏餘富者可及鄉井貧者可瞻妻孥持以數年必有寬紓豈泰之象矣。貼黃如從臣所請乞從文思院製造五斗斛若干斗若干給付所委監司令依樣鑄造雕錫印記以某年

月日某官姓名恭奉聖旨給降文思樣製造發
下某州受納秋苗使用爲文其斗專以待八加
七加六之零數若合加八則兩斛之外以此量
八十加七而下如之若江北兩淮京湖諸郡人
有甚者蓋秋苗者內外之大莊課也和糶者邊
郡之大莊課也惟其各有深利如根株不可移
如膠漆不可脫雖有賢吏心知其非而不能正
自潔其身而正於民病何暇議朝廷之斛不過
文思所降而已兩淮乃有所謂市斛或一斛而

當文思之三或一斛而當文思之二州縣散錢
不過一斛之價其量於民則以市斛其交於朝
廷若上司則以文思由此朝廷若上司雖降一
百萬緡州縣但以五十萬緡已得一百萬緡之
米所餘皆歸之官吏 貼黃 臣奉使總餉自擊
此事蓋有淮鄉人家出產之田僅二百四十畝
而縣司明出給由于科以和糶百四十四石者
納一石既當二石而石數之外又有呈樣罰等
堆尖脚刺名目若公吏而下誅求更不預焉是

以二百四十畝之田而欲三四百石米輸官也
然則人家無顆粒入口腹矣臣雖嚴加禁戒未
易止絕 臣嘗謂和買為內地無窮之苦和糴
為邊方無窮之苦然和買尚同二稅且內地樂
土猶可若京淮百姓日與強敵為鄰而比年困
於兵革征役居處服食幾同狗鼠僅有米穀出
自力耕今又奪之此豈高宗皇帝所以惠恤邊
民之本意由是言之士大夫之罪不可磨矣欲
望聖慈仁不忘遠特發睿旨亦與新給文思正

斛於兩淮京湖諸郡明加斛面五升以爲雀鼠
耗折之費許令入中百姓照所給斛自行槩量
備劄各州曉示禁約嚴立罪罰有敢違戾以違
制論仍許越訴官員竄取公吏決配庶幾官員
稍知畏憚不失和糴美意而邊民自此且樂與
官爲市雖與糴千萬亦可立辦實粟塞下其策
莫長於此 貼黃如從臣所請乞造斛二百隻
雕鏤印記以行在文思院准聖旨給降專充兩
淮京湖州軍和糴使用爲文其斛面五升亦從

文思特造五升量同斛焚下雕鏤印記如之然
此特州縣所以寬民也陛下代天子民專以養
民爲職可徒止于草莽而無以^施宛惠乎後世田
不井授既失其養民之方而困於養兵惟重有
取民之具故王政不能行猶可行惠欲惠莫如
與欲與莫如節用漢文帝躬行節儉國用既富
則閒賜田租久則盡除田租祖宗之世議者欲
大爲省節久乃計其贏餘擬當經費時以與民
臣愚欲望陛下充廣此心服行此事以祖宗追

思甲馬營艱難之時自訓以祖宗擊碎定甕不
視首飾訓嬪御以祖宗七夕賜公主不過數千
訓貴戚以常衣之辭嘗封訓宰執以司馬光之
不受遺餘訓侍從以晉宋軍興故事王以下皆
減俸訓百官族姓申命宰臣大約一歲財計出
人之數始自宮掖以至千外庭一切用度稍從
貶損且以減四分之一為率歲所剩餘當不減
至百萬則舉以代納一路之賦歲代一路則積
十歲可代諸路 貼黃當今東南號為腹心根

本所當固結者不過兩浙福建江湖數路而兩浙為畿內福建江東為近畿猝有匱乏可取於民苟有緩急可倚以濟事且謂節約既久特旨蠲貸又始自兩浙達于諸路代納有二代商稅而盡免之則市井行旅之民脫代四等五等下戶二稅及役錢而盡免之則田里力耕之民悅使陛下之至心實德從此霽發實及細民民力必寬民怨必減盜賊必不作雖作必不相挺國有緩急必能效死而不去上有匱乏必能樂輸

而不恨夫輩弊以醫民生之久傷施惠以維民
心之久散祈天永命其本在此惟陛下與二三
大臣亟圖之 貼黃臣嘗契甚江東一路下四
等五等人戶夏稅折帛為錢不滿八千餘萬貫
為絹不滿二十餘萬疋其他諸路可準而知若
以陛下刻志為民歲月辨此正自不難此在陛
下以五帝三王為師以大本大原為意以萬年
億世為圖則轍臣之言或上當聖心不然則指
以不識時宜臣無所措其說矣 七曰邊事當

鑒前轍以圖新功養全前轍也通艱新功也臣
觀故相謹守家法不啓兵端特以委任非人措
置不善深居獨運繆誤相仍狼狽披猖至今爲
梗蓋有六失一不知人而好持久劉焯在盱眙
曾式中在淮右鄭損在蜀陳暉在京湖或十餘
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非敗非沒及以故去不
易二不知兵而好分屯江者盡以屯淮而江
上更募市人以爲防江之兵屯鄆江陵者盡以
屯漢上而腹心之地但加以副使之虛名又不

能擇要地而聚大兵不過千人或三百或五百
蜂屯蟻列皆不成軍欲使沿淮沿漢千里之地
尺寸而守得乎

臣聞紹興間金人復取陝西

蜀師^帥胡世將謀於張燾燾謂州口散漫不可守

不如歛兵保固關隘從之而全蜀無虞 三不

信制間而好牽制兩淮金陵斷而為三鄂與荆

襄裂而為二金陵常為文具而兩淮各不相通

襄陽既處極遠不能以力庇鄂荆鄂州自守江

徒欲以名薰蕪黃 貼黃 臣謹按紹興隆興之

間率以重臣開督府宣司於金陵姑蘇其他兩
淮荆襄但以民事付守帥兵事付軍率大閫居
中四面稟受得體知要氣勢雄渾比者江淮合
一以建大司千時逆全在太閫而色變未幾授
首蓋以其權重勢尊指撝輕利無掣肘不一之
患 四諱敗不治而軍法弛泗州之役死者數
萬不治也許國之變諸軍不救不治也夏全張
惠之及京口大軍不戰而去不治也 五補闕
不練而戎伍衰自嘉定以來蜀軍四敗京口之

軍三敗金陵江池之軍覆於新黃憤於江右無
慮數十敗乃急補闕以彌縫之其存者皆在軍
久而食錢多則可利其所有於是乎新汰其募
者皆流離乞丐之子弱而易制可以捭刺而無
變於是乎濫刺由是連營皆老弱雖欲練而無
由六核實不精而邊政壞朝廷以意向示人
不喜其實而喜其名不課其事而課其言州縣
並爲城池而壕塹不治樓櫓不修關隘每置寨
柵而支徑可通旁蹊可入募府上功而冒濫大

半將帥奏捷而敗亡寶多沿江皆損腐之舟列
淮盡空虚之庫器械鈍闕士馬單微徒有畫圖
之整與夫中牘之圓構畀以信賞盡成具文
貼黃臣觀襄陽維揚所築城壁皆孝宗命郭杲
任其事至今堅固無虞臣聞之除人本州築城
奏功得旨命楊倅立壽邁驗視時守臣急於集
事用糯米糊疊磚砌城驗視之際以手揭起守
窾力禱竟為保明當時核實之政類此 以此
六失養成逆全餘風遺毒至今未瘥可不痛懲

而力革之乎今廟謨一變造一蓋臣分制淮土
聯鄂護昇首尾相維足可應猝儻於此時更留
聖慮大爲自治之計如前六失洗刷滌蕩俾無
因循苟且之患則逸聲日振邊備日充而紹興
隆興江淮大將數十萬之兵氣勢赫然復遂以
此通鞞雖有狼子野心將凜凜入其中而不敢
肆矣然而通鞞易察鞞難要當疑其可疑而爲
防幸其可幸而爲待其鞞能吞十分有九之金
而不能獨取葢爾一隅之蔡至求我以共濟此

可疑者一韃如熊狼殊非人類今乃漸殺其前
此之慕鷲師屯至蔡粗有紀律此可疑者二韃
縱無仇於我然中原投拜戶以及諸國種類韃
之所不能強此可疑者三中原投拜戶以及諸
國種類亦縱無仇於我然賊婦楊氏以至谷用
安夏全鄭衍德之徒韃之所不能保此可疑者
四又使其皆不致怨於我而河南三墟民失耕
稼人無所食饑餓之民所在萬計韃之所不能
收拾此可疑者五况夷狄之性貪而無厭猶犬

嚙骨不盡不止猶犬噬人不擊不退女貞之恥
未嘗無併吞江南之心一敗於韓世忠再敗於
劉錡三敗于吳玠吳玠而後和議成今韃自辛
卯之冬蕩我西邊入吾蜀口而我不能道遂由
金洋蹈京襄以趨汴如行無人之境有輕我心
又自壬辰之冬偏師由信陽直擣德安犯黃岡
縱兵大掠驅人民午馬道浮光渡淮以北我不
能禦有輕我心又自襄聞失謀合兵攻蔡鞞之
首長往來無禁吾將帥之能否士馬之多少地

里之險易糧儲之有無與夫邊備之空虛邊民
之愁嘆被彼無不熟知之當益有輕我心挾五疑
負三輕無一勝而欲以玉帛與之講信修睦三
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然而有可幸者存焉知
攻者必知守而鞞不知知取者必知收而鞞不
知向也金類元魏以夷狄而為中國今也鞞類
赤眉以夷狄而為盜賊其兵力若銳於金之全
盛其人才實不迨於金之初興是以三十年間
橫行中原惟務殺戮惟事剽掠而不能有其人

民土地然彼固帝王之驅除耳韃破滅諸國往
往殺其父兄而養其子弟名之曰投拜戶人誰
無父兄之心特以畏其強暴姑俛首而聽命今
投拜戶日繁多於韃之種類而韃漸不能制或
有隙可乘起以斃韃者未必非投拜戶也韃自
矜金甌夏吞併諸小國金帛子女充滿溢溢亦
頗有安享富貴之心而漸忘其前日勇殺伐之
習乘中原之怨賈吾國之勇其劉湯折其強易
弱其勝易敗符堅不得志於晉魏大武不得志

於宋而况鞬哉金之方盛已有蒙古為北荒之
敵國死木至謂他日必為國患又安知今日之
鞬不如所傳聞狗國大人國諸強垂涎朶頤而
乘其後也可疑者不可輕而可幸者不可喜惟
當急脩吾武備急儲吾軍實急搜吾人才急收
吾民心閉之玉關處以門外待之以虛文謾語
而聽其恍惚而常示之以重備強形以壓其驕
驚無禮謹節而應舒徐而俟不使隙開亦不輕
發以觀其勢之所趨何如而圖之耳彼如求幣

吾應之曰幣非所靳禮必先定昔也金人與我
爲仇彼有所挾持我有所牽制暫焉勉强竟以
不終今吾與汝本無讎釁以義相求宜從變通
庶保長久南土濕熱北土寒涼皆非二國信使
所宜我欲交幣於河北彼可奉禮於漢上歲不
過二正旦生辰一切汎使彼此勿遣 貼黃臣
謹按國朝廷安受夏雄州受遼或有不時無厭
之請但使州郡以未敢上言爲辭而徐與之議
今境上之郡非唐鄧即光化棗陽宜擇一處精

選如何承矩李允則輩以任玉帛來往應接支
吾之責 彼如歸地吾應之曰中原遺黎本皆
赤子彼之豪傑久固歸心但汝方有事於勦除
吾不欲遽 於延納今其破滅悉汝之勞吾以
何名享其土地 貼黃鞞必與我亦鞞并必不與
我河南但當俟襄陽小使之回爲假道謁陵之
舉可也蓋法當示之以無所利不然必有深慮
夫彼得吾之幣而吾之執彼之地彼將心悞
而謀沮而中原之地必自馳騁雲擾彼終不能

制將如耶律德光之患山東勢當北歸吾徐出而收之非吾有乎 貼黃鞞性畏熱春夏之交勢當北去若河南之地付之守者而經理之將圖我也若河南之地委弃而不守將誘我也二者皆非吾利尤當謹之重之或有金之舊臣土之豪傑以接境州郡若縣鎮來者惟當家用羈縻之術以通河南之氣脉覘韃人之情偽而已 邊則爲福速則必爲禍靜則有可俟之機生民休戚之關決不可輕也不可躁也不可苟也不

可貪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 貼黃臣

竊惟神州陸沈沈八陵奠隔天時人事適在此時

若乘韃人之北歸因中原之思漢用師數萬收

復河南撫其人民用其豪傑上自潼關下至清

河畫河而守此誠大有為之規模不可失之機

會也但重吾事力實有難言今姑以淮西論之

朝廷棊積之米不過百萬餘石往往三分虛數

在籍之兵不滿八萬往往大半老弱加以推剝

拮剋之餘敗亡傷耗之後人無固志士有饑腹

三邊事體大畧可知往年淮安之後朝廷會諸
道之兵至十二三萬人東總至用米一百二十
餘萬石乃克有濟若舉師北向費當十倍竊計
國力決不能支蔡謨之言救浩之火不可不深
長惠也思京襄十年閉境僅無乏興一與韃遁公
私大困朝廷至捐平江百萬倉之米淮東西湖
廣三總所合得上供之米溯流二三十里而給
之京鄂之間米石爲湖會六七十奉百姓狼顧
枕藉道途然則兵豈可易言哉臣又聞鞞旣破

蔡不肯北歸移兵于息牧馬淮西漸逼吾境其
意可見而山東一項韃人頭目號阿魯朮大官
人謀謀不花者各用安輩又挾之以侵迫壽春
淮西勢當與之交兵矣和於彼而戰於此朝廷
既無堅定之規模邊臣又無畫一之遵守悠悠
泛泛莫知所止夫韃非小敵和戰非細事豈可
尚同故相時用遞掩護不公謀之卿士謀之國
人以爲萬全之策乎臣又聞壽春以北強壯之
散在對境者淮西欲有招納必須錢糧若源源

不已恐無以繼又聞襄間道人約降息州息州
守者已棄城而走信陽夫金虜在河南我未嘗
向北發一矢今彼以韃政滅人民無主我方於
是時收之韃欲殺之而我願納之萬一韃以爲
詞我何以對謂宜明諭邊臣悉加禁斷但力爲
自治之計以觀其勢之所趨可也 貼黃 臣又
聞蔡城之破空空無所有僅存殘兵百姓數百
人及偽參政一人而已蓋其無食無兵固空潰
散而邊聞侈然以捷書來上分骨之奏方騰于

朝而北方乃傳韃人於地窖中獲偽主去矣息
州殘民千餘方畏韃之恭而我又招之彼捨
途而就生路自應歸我蓋未嘗有攻擊閉敵之
事也而邊聞又以捷聞矣其爲欺罔大率類此
夷狄聞之寧不竊笑此二十年來邊臣膏育之
疾也豈可復蹈哉 貼黃臣觀東晉六朝兵屯
財計比於今日甚爲寡弱而能北抗胡羯開掠
中原縛乎有祿而無急迫艱難之象者不恃和
而常自治也其於北方往來不過小臣輕幣隨

行通塞而時其行留但畧以存鄰交而已而自
於彭城以東南陽以南建立大藩或用親王或
用名將精兵數萬資實如之襄陽爲雍州江陵
爲荊州武昌爲江州合肥爲豫州廣陵爲青州
如今之路所統或十數郡文武寮吏或以千計
其重且專如此然後天子都於金陵據江山之
固以臨之此則其自治之規模也豈以和爲恃
哉 八曰楮弊當權新制以解後憂朝廷以楮
價減落收換十四十五兩界誠爲知務但金銀

之出不能多多則傷國度牒官誥之出不可多
多則傷大家新會之出不容多多則人仍賤之
故所賴以收舊楮者惟商賈品搭益鈔而已然
施行有次第而後商方急於品搭商賈急於品
搭而後舊楮可盡今雖有品搭之文而無期限
之節故商賈亦不過以資次請益之鈔迫期赴
場品搭而已以通泰承三郡之鈔言之在民間
者二百二十八萬九千餘袋而自降旨揮以來
其赴務場品搭者截日終僅三十餘萬袋合新

舊兩袋之鈔所得舊楮爲數三十總十三萬袋
計之則所收舊楮三百九十萬而已折鈔真鈔
又所未論若此者非十年品搭不可安在其爲
收舊楮乎是以商賈所積舊楮盡輦以入京而
封棧新楮允換爲之不繼新楮之出既多人亦
視同舊楮不甚愛惜自浙以西率以舊楮一貫
三百易新楮之一貫舊楮之陌爲錢三十有三
以此展算則新楮之陌已暗落爲四百二十九
矣是以物價翔踴愈甚於前閭閻之民尤爲狼

顧如病而服藥藥不對而病愈增豈不殆哉目前之策惟有變通益鈔旨揮以術驅之於數月之內使商賈急於品搭則舊楮自少舊楮既少則新楮可通則官司稱提之政方無窒礙而百姓危慮急迫之證可以立寃矣臣方外小臣不敢輒議朝廷大政事體陛下詔二三大臣亟圖之無使異時功利之徒得以竊起章悖役法之議幸甚 貼黃 臣觀今日國用殫屈和糴以楮餉師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萬一有水旱盜賊

師旅征行之費又未免以楮則楮者誠國家之命脉也去歲未變楮令之時諸處舊楮其陌尚
有及五百者今既變楮令之後新楮錢陌反不
逮故歲舊楮之價則何以一書紛紛爲也良由
無術以收舊楮而但出新楮故民不貴而價愈
落且舊之在民間者爲數不下三百萬若有術
以驅商賈使之急於品搭計一袋所入爲舊楮
三千則三百萬袋已可以收舊楮九千萬矣其
於十二千萬則以度牒官誥收其二金銀收其

二新楮收其六不出數月舊楮盡而新楮見行將自流通物價自將減落權之所在民之趨之順於流水特在於使由之而不知爾今不亟為區處新楮甫出其弊已爾年歲之後將甚於昔官司之所仰者在楮而民不重官之所倚者在法禁而民不服楮非吾楮則國非吾國矣金人之斃雖由於鞣亦以楮輕物貴增創皮幣或一楮而為三緡或一楮而為五緡至於為十為百然人終不以爲重其末也百緡之楮止可以易

一類而國斃矣。稽之不可不制於其微如此。并乞睿照。九曰盜賊當探禍端而圖長策。比年以來綠林之風徧於內地。汀與南安盜之祖窟。玆賴軍而盜弭。民而盜若循。梅閉今之所未降者。乃其餘支殘裔。爾汀與安南其端在郡。貧玆賴與衛其端在吏。繆南渡以前。汀南安號爲樸俗。不聞有盜。比年乃爲大并。波流四出。王師僅然後克之。何哉。蓋汀爲八郡之最貧。往昔朝家時或禪其郡計。而南安以邑。叛軍調度不足。按

其國至一日常欠六十餘緡支遣况年來官吏
養尊習侈苞苴橐索過於上供不爲無藝之求
何以取給由是深山窮谷無不追宿逋無不食
貴鹽矣此福建之盜所以起於益于江西之盜
所以起於峒民也賴素有瘠避之風而狂憲乃
操刻薄之政日夜鞭之而不顧盱能捍金人之
寇而庸守乃處反側之際視之如平時而無所
虞衛與穢接臘寇所熏村夫野氓聞爭自喜一
牛之訟不審而千里之禍立成當時守倅之罪

其可逃哉然則精擇守令奉宣德澤以和輯其民而盜之祖窟又為之專條區處使吏寡於求而民安於自養則盜永不作矣 貼黃 臣聞所謂盜子者皆汀贛間惡少不耕之徒若不販鹽即以劫盜自給與其使之為盜寧寬鹽禁前此鹽子率千百計來往不以盜聞民亦習以為常且百年矣只由無狀之吏乃以江浙間體例畫行止絕而州縣却自增鬻官鹽彼窮且忿安得不流為大盜謂宜行下閩漕與汀守商議量助

郡計稍寬盜禁仍於寧化等處選辟蘆吏爲令
俾推行之不爲文具庶幾公家減去細數益于
有衣食之方曹參謂齊相無擾獄市臣亦謂汀
守不當擾益于伏乞睿照其南安軍財計只靠
南康一邑所有止猶大庾人戶無幾若郡計更
有不給必至波及山峒之民利害明甚亦乞併
詔江西漕臣一體相度施行 若夫湖湘之盜
又有說焉蓋此漢長沙桂陽零陵故壤疇者以
寇盜書於史相踵也故其山峒里邑以盜爲俗

農事有暇則為盜守令不愜其心則為盜俄合
俄散乍服乍離特在帥府善區畫而郴衡諸郡
有扶持耳 貼黃 臣竊見湖南帥府從來應接
支吾全在飛虎一軍近年乃以分戍信陽武昌
及至捕寇却要鄂兵來赴朝廷區處倒置如此
何以責帥府謂空割下湖南京湖從公相度長
久利便之策免至往來煩擾且有奔命不及事
之患 若自湖以北號為五溪蠻徭錯居承平
百年僅幸帖息而比來貪吏狃其衰懦亦務侵

漁金砂材木之產方舟而下皆自此出怨氣滿
腹忽焉一發鍾相楊公益以盤斂其患必大方
江湖二廣桴鼓相聞獨未及湖北而禍胎所伏
漸不可諱此在守臣得人修舉職事剴閱民兵
檢坐徭省交通之某集仍令監司常切覺察官吏
如有收買貨物騷擾生事者並計贓劾治其廣
西瓊管一帶亦乞准此施行第惟比年以來官
吏狃於貪殘殆成痼疾雖陛下諭之以詔旨勵
之以賞罰正恐士習已壞未易挽回臣欲倣祖

宗故事於朝臣中選擇公清忠亮之士分道奉
使布宣德意訪聞疾苦舉揚廉白糾察姦貪庶
幾觀聽聳動吏道可清且使遠方百姓知陛下
憂之念之之深如此自然感悅愛戴不忍復為
盜賊以梗聖化貽黃臣謹按高宗皇帝紹興二
年九月壬午手詔選強明廉謹不欺之人觀風
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王省以監察御史明
橐五人為請上皆召見賜以宣諭吏民詔書御
寶手曆招收盜賊旗榜而遣之其居他官者仍

攝御史十月己卯宣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
索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此所上詔州縣徒
掛墻壁皆為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姦
脏之吏必須按察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
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
問俗等事並書於曆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
使比也其後五使多以稱職聞 貼黃 臣聞江
西盜陳三捨為害累年未能招捉吉贛事力為
之大困民死於殺掠兵死於轉戍不空久而不

治謂空因遣使者就以黃榜招降許以不死或
更量與補官彼必欣然聽命是亦高宗皇帝已
行之規也庶幾內地蚤得平定不至蔓延盡國
殘民併乞睿照 臣區區孤忠粗已殫竭於九
事之外復效其愚 臣伏觀御劄首以聽言用人
為治道之要言則自近以及遠人則循名而責
實大哉聖謨願禪毫末 臣聞聽言用人非二說
也蓋聽言以觀其人則得其邪正真偽之實若
不知言則亦不知人矣古者有聽言以興亦有

聽言以衰有以言用人而得賢亦有以言用人
而得不肖是故人君不可以慕聽言之名當求
所以知人之實且願陛下以湛然至一之心察
紛然不一之論凡有包藏者其言必支內有媚
忌者其言必隘不公言之而密言之其言必不
正不禮言之而間言之其言必不實 貼黃臣
所謂禮言之者以劄子以封章以彈劾輪對也
元祐初韓維以口奏臣寮過失宣仁太后怒而
出之蓋爲此 陛下誠以此察左右之言使傾

側偏諛之說無所容其間則賢者安能者勉而
陛下始有可用之人矣 貼黃 臣竊見元祐間
諸賢並集于朝一時氣象復還太平矣只緣各
人不能心無適莫自相攻擊洛黨朔黨之屬紛
然角立以君子而得朋黨之名遂為熙豐間小
人所窺陰拱默間及于紹聖其說得行一例竄
斥善類為空蓋兄弟內闕于墻則仇人因以為
利此前之明鑑也伏惟陛下獨觀公聽預察幾
微鑒于前轍明諭此意自二三大臣經筵臺諫

給舍侍從以及百執事下至學校之士皆當惟
是之從惟中之適不必以一己愛憎一事順忤
而自爲異同苟爲滅否以激朋黨之漸以啓群
小窺伺之萌庶幾公是堅定治體渾全不墮紹
聖覆轍宗社幸甚 臣一介孤迹素抱苦心竊
觀近年天下之勢日就淪昏未知所死忽逢大
化更新不翅替者之還明病者之頓甦感激奮
勵莫知所云第恨學識短淺不能建萬世之長
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勉竭狂愚少伸臣于報

上之誼。僕蒙聖慈。俯垂省覽。或有消埃。上裨海
嶽。臣雖九殞。不悔瞻戀。軒墀。臣無任墮越屏營
之至。須至奏聞者。